

谈通鉴论

一
函
九
册
函

讀通鑑論卷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允何
黠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
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
梁武之獎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
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
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
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

之去畱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
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
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
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
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宏不
知自媿強與納交己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
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
位秉大政傳此鬻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
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
又皆爲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

范雲於齊無肺腑附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破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霑雨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蓁蓁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莢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

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平路
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
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
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
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邪朓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
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
朓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
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朓死而勢衰朓終隱而
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朓戒弟瀾以勿與齊

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
保其宗肫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肫猶遠引子弟
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
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肫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
閨門之內相迫以不容肫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
不憚以老牛爲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
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
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
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

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唯其所遣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
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傅亮而翦其子故梁
廢王亮爲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
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屋其社餒
其鬼殲其血充不問而可爲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
何其愚邪或曰人爲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旣得而
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
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
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爲君

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甯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爲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緹縈吉粉之事人皆可爲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搃梁
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
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卽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
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
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
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搃鼓上書之日
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
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
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粉之敢焉者
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

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爲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爲周公曹丕自以爲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倣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僞而堅者無所憚而爲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盼之爲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爲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
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
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
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
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
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
反而相攻而信以爲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
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
者也而何爲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紆勿切而不章
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

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

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
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
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微名利則學雖統於
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
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
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
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
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
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
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

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旣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
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滯其所
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
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
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
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
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
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
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冑
張居正亟起而陞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

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卽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

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
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
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
乃桺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敦移於下而異端興然
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桺虎而傳之翼者比
也土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
寬農其爲裨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
元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
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